

湖北文史資料

一九八六年第二輯（總第十五輯）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專輯（之五）

抗戰時期的湖北省會——恩施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湖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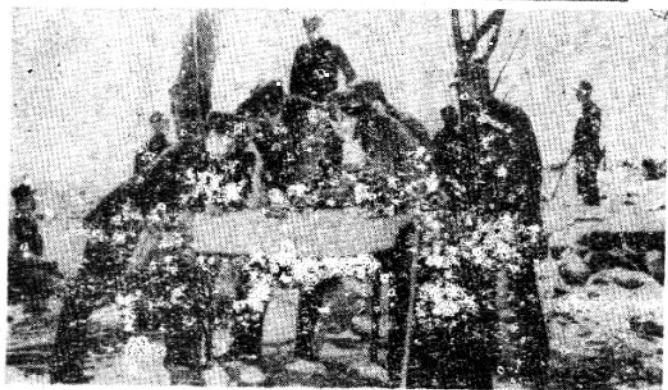
yt184/12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孙连仲在抗战前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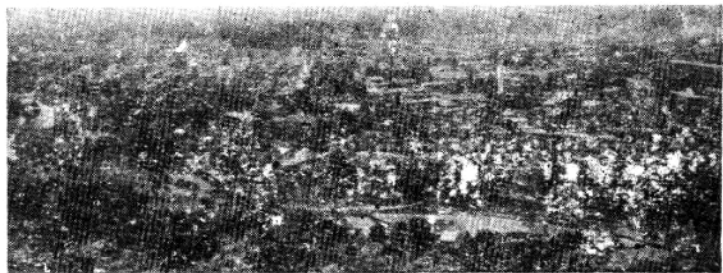


在阵地与两位军长研究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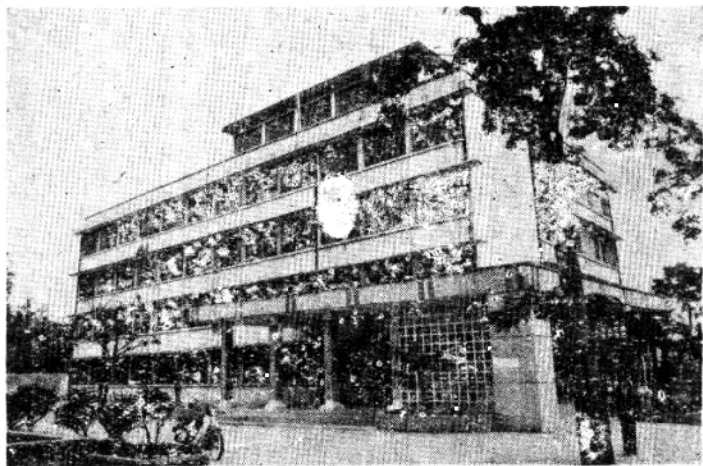


正在以电话指挥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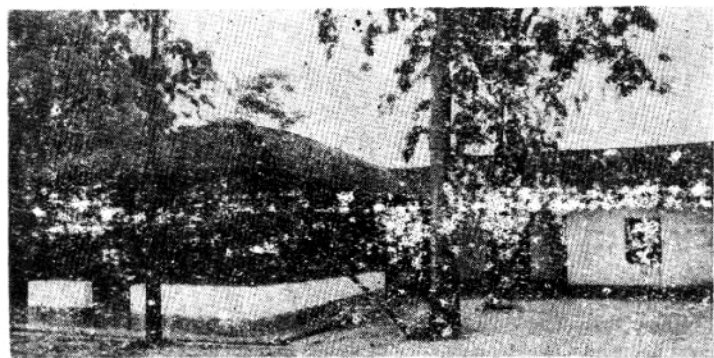
上图均来自曹聚仁、舒宗侨：《抗战画史》



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恩施舞阳坝鸟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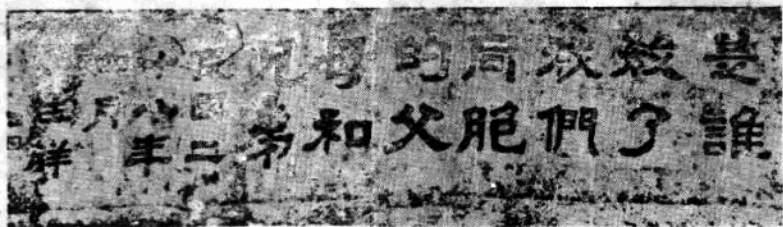
今日鄂西自治州农业专科学校教学楼



抗战时期的湖北农学院教室（即今农校内）

鄂西前哨——宜昌三游洞

一九四〇年宜昌市区沦陷，但屹立于西陵峡口之三游洞，始终为我军扼守，敌军曾从陆海空三面猛攻，巍然未动，直至抗战胜利。



冯玉祥将军在三游洞亲笔题词的石刻



湖北省代主席严立三题词



石瑛、张难先题词

(图片均为宜昌市政协提供)

目 录

回忆我的父亲——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	孙惠书 (1)
对第六战区长官部机构人事的点滴回忆·····	肖润生 (6)
追忆第六战区政治部·····	郭大风 (11)
我对湖北省临时参议会的零星回忆·····	李振凡 (32)
忆在恩施的湖北省临时参议会·····	饶楚华 (35)
湖北省第二届临时参议会概况·····	何 斌 (39)
我在担任一女师校长期间当上参议员的回忆·····	段奇璋 (42)
恩施时期的湖北省会警察局·····	吴顺乾 高远瞻 (52)
湖北省党政军年终检讨大会见闻·····	吴先铭 (58)
严立三力主修筑鄂西、北人行道的经过·····	马季文 (65)
陈诚主鄂施政见闻点滴·····	朱立清 (71)
我在湖北妇女行列中·····	皮静英 (75)
回忆五峰山湖北省立教育学院·····	陈友松 (80)
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在恩施建校始末·····	万汉民 (89)
湖北“国师”的“文史学会”·····	刘先枚 (93)
回忆“国师”的学风·····	向淦之 (94)

我与湖北农学院·····	管泽良(98)
忆在恩施的湖北农学院·····	王焱森(107)
创建湖北医学院的前前后后·····	朱裕璧(112)
我所知道的湖北医学院·····	何钦圣(119)
我和湖北省立医院·····	杨光第(126)
抗战时期的湖北省立医院·····	何钦圣(132)
抗战演剧六队在恩施·····	刘斐章(137)
回忆在恩施的一段战斗历程·····	刘乐扬(149)
战时恩施文化生活见闻·····	秦 敢(164)
抗战期间创刊的《新湖北日报》·····	李继先 吴志强(173)
在恩施《武汉日报》工作的日子·····	张 泉(182)
湖北省图书馆西迁经过·····	冯骏祥 罗逸荣(187)
主持湖北“五高”校务的回忆·····	郑万选(191)
回忆湖北省立高级商业学校·····	吴乐玉(203)
我在“一女师”的片断回忆·····	胡贵先(207)
在恩施创办的湖北省实验中学·····	何 斌(209)
宣鹤“联中”经历记·····	丁 超(213)
在恩施办“省会小学”的点滴回忆·····	吴克屏(218)

回忆我的父亲——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

孙 惠 书*



孙 连 仲 将 军

一九四五年，我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接近最后胜利，正值我在成都齐鲁大学文学院毕业。恰巧这时父亲因公从湖北恩施至重庆；因为我们经年没见面了，他大约是对我有些思念，便趁此机会派人来成都接我至重庆相聚。

早在一九四二年冬天，父亲奉命从第五战区辖区的河南南阳调往第六战区的恩施，由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改任第六战区的副司令长官代理长官

职务；所遗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由刘汝明将军继任。他这次调职，仅有几位高级幕僚同去，连他自己多年培养的部队都没有带去。一九四三年六月，鄂西会战结束后，父亲升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当时的副司令长官有吴奇伟、黄琪翔、参谋长是郭忏，同时，原属父亲多年的第三十军鲁崇义、池峰城部队也调到鄂西。一九四四年初，常德会战胜利后，郭忏升任为副长官兼参谋长，陈继承、黄琪翔、王缙绪，还有周岩，都是副长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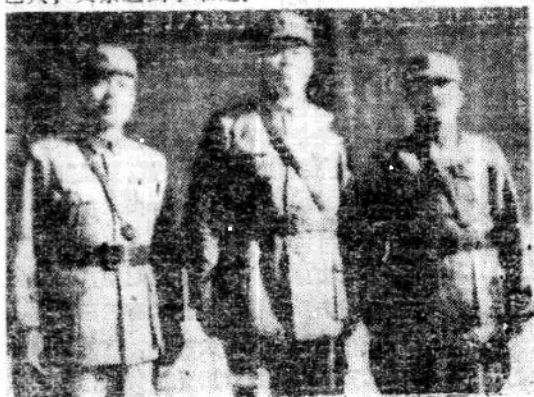
从重庆到成都来接我的副官私下告诉我：“长官有时情绪不佳”。于是我这次去看他，便感到有些惴惴不安。记得他驻军河南南阳时，暑假中我与兄、嫂从成都去看望他，还陪他打网球，和他说笑毫无顾忌。他高兴起来，在河南曲子戏劳军演出散场后，居然在临时搭的戏台子上打上十来个“旋子”；有时骑马出巡，还让我们看着他飞跑着纵身上马。这些往事，依然时时浮现在我的脑际。

抵达重庆，我们见了面，他知我学业已告一段落，颇为欢喜；但没有象以往那样开怀大笑，老是叼着烟斗，似乎在想什么事情。

在重庆的几天里，我们一同住在歌乐山蒋鼎文先生家中。蒋先生不在家，由夫人接待我们。空下来时，大家免不了谈谈时事。有一天，父亲公干回来，显得十分高兴，告诉在座的人：“日本军方有一名代表，由六战区转送到重庆来了。他们要从中国退却，抗战该结束了！……”大家听了，都感到有些喜出望外。

还有一次，我看到父亲一人在屋中，似乎闷闷不乐。我大着胆问了问原由。他似回答又似自语地说：“让我主持华北的军

事，由河南向北进攻，又要和共产党打仗了！还要我兼河北省政府主席。我做过两任省主席了，对行政毫无兴趣。再说以后当主席，等于是中央的办事处，凡事作不了主，可责任大，干不了啊！”那时，我虽不审时势，却懵懵懂懂地感到自己人又要打自己人，父亲遇到了难题。



第六、一、五三个战区军事会议后，孙连仲与卫立煌（一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五战区司令长官）合影。

在重庆小住几天之后，他就带我乘专机飞抵恩施。

第六战区的长官部位于鄂西恩施的群山之中。四周层峦叠嶂，气势磅礴，依山砌而建的白色房屋，高低错落，醒目有致。屋前平平的宽阔地带是一个网球场。人们说：“仿公到一处，建一处网球场”。这是名不虚传的。可是，我这次到恩施，却没有看到父亲打过网球。

在恩施，我比较熟识的，有几位前辈：长官部中将参谋长张知行先生，他原是冯玉祥将军的老部下，性豁达，敢于直言，精通军事学，素有“儒将”之称；中将参议（后任秘书长）张志韩先生，他曾任贵州省教育厅长，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学识渊博，尤擅书法、棋艺，与父亲虽为新交，但颇相投，还有中将参议阮玄武先生，也是常与父亲促膝交谈的将军。他们对我极为爱护，帮助我增长了很多知识。因而从他口中得知了不少关于父亲

接任六战区长官职务后，指挥对日作战的情形。

一九四三年四月，日军发动了对鄂西的大规模进攻，一面猛攻石牌要塞，一面以大部队沿江迂回鄂西山区，似乎要直取恩施。由于情势变化很快，最高统帅部原来部署的命令已不适应；父亲当机立断，命令变更行事，并说：“将来上面降罪，我负全责。”这样一来，日军预谋作钳形歼灭我军的计划未能得逞；终于赢得了鄂西会战的胜利。

张志韩先生告诉过我：一九四四年的常德会战，情况是非常艰险的。之所以能挫败强敌，主要是父亲沉着坚定，敢于硬拼；在台儿庄大捷中是这样，在鄂西会战和这次常德会战，更是如此。当两军相接的紧急时刻，父亲一面听取战报，及时指示机宜；一面与秘书长等人谈笑自如；并且坚留他们，不让离开。等到战事获胜之后，则说：“你们立了大功！”众人不解地问他，始知父亲认为“作战指挥，最怕心绪不宁，精神烦躁。若有二三好友，谈谈笑笑，使头脑始终冷静轻松，指挥就不会凌乱，这是制胜之道。岂不是你们立了大功！？”所以大家背后无不赞扬，父亲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大将气概。

还有两个事例，也是张志韩先生告诉我的：

常德会战打响后，父亲就亲自到湖南桃源设立了前线指挥所，就近督阵，增强爱国官兵的斗志和信心。有一天，父亲刚从桃源指挥所回到恩施，中央通讯社主任徐怨宇来访，张志韩先生在座；父亲正向他们介绍战况和已经作好的部署；突然电话铃响，王缙绪从常德外围打来电话告急，说是他的正面，敌军攻势太猛，我军伤亡太重，要求后撤。父亲听完报告后，对王说：

“治易兄（王缙绪的别号），我们是老朋友，打仗就不能讲这些了。我已经对你说过的，就照那样办，顶住！顶不住，我是要按‘规矩’办的！”说完就把话筒放下来了。王缙绪是四川著名的老将军，也同父亲一样是上将军衔，当过四川省主席；这时的职位

是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平时，父亲对他是很尊重的。可是到了对敌作战的关键时刻，父亲一丝不苟；他对王说的“按规矩办”，就是按军法从事，决不循情。

父亲平时对士兵非常爱护，从来不打骂。但是士兵必须严守军纪。有一名为他开了多年座车的司机，在恩施同一位民间妇女有不正当关系，经他察觉，立即关押，要处死刑。后经许多人说情，仍然关了半年，最后开除。还有一个守护电话班的卫兵，只以为职责重要，对误入禁区的湖北省政府民政厅长代主席朱怀冰态度蛮横，缴了朱代主席的手枪，还要追打朱怀冰。父亲知道了，马上将这名卫兵和警卫营长禁闭，并下令枪毙这两个人。最后还是朱怀冰一再亲自说情，才未执行。

我这次到恩施，不断听到关于日军已经趋于穷途末路的喜讯，同时也看到父亲时时露出喜形于色的乐观情绪。有一次，父亲说了一段抗战的插曲：每当一场会战开始之前，在敌我各自据守前沿阵地上，双方互以机枪对射；日军用的是点射，即：“啪——啪——啪——”；我军用连射，即：“啪、啪、啪、啪……”。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召集官兵训话，指出：在敌我双方防守阵地时，日军用点射，声音好象“怕不怕？怕不怕？”我们的射法就象是“怕、怕、怕、怕……”，不但浪费了子弹，而且显得气馁；今后我们应该回答敌人：“不怕，不怕……”，再反问敌人：“怕不怕，怕不怕？”前线官兵听了，当场捧腹大笑，一致叫好；大大地鼓舞了士气，效果很好。

不久，大约是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的前四个月，父亲又携我和一家人乘专机离开了恩施，飞到重庆，听说他曾向国民政府请辞河北省政府主席未获批准，只好去重庆组织省政府人事，并接了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我随即也与他告别了，回到成都。第六战区的司令长官职务则由孙蔚如将军接任。

一九八六年四月于北京

※作者现为北京市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候补中委、民革中央妇女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妇联执委。

我对第六战区长官部机构、 人事的点滴回忆

肖 润 生*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后，日本侵略军集中其优势兵力先后发动随枣、枣宜、沙宜会战，在宜昌以下的长江两岸和襄河以东迄襄樊一线，战斗不断，一九四〇年夏，日军佯向鄂北进犯。由于当时驻节鄂北老河口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判断失误，急将江防守军抽调两个主力军驰往鄂北增援，致使江防空虚，给敌以可乘之机，来个大回旋，猛向鄂西进攻，当时重庆统帅部急派政治部长陈诚赶到宜昌，临时兼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指挥作战；并将在湖南整补的李延年第二军迅速调赴当阳、远安之汉宜公路左侧一线；调近在四川璧山一带整训的第十八军，星夜兼程东调到宜昌参战。陈诚临危受命，苦撑了几天，终以败局已定，难以挽回，宜昌于一九四〇年六月陷入敌手。

宜昌扼川江门户，是陪都重庆和西南后方的咽喉。因之宜昌失陷对整个抗战形势造成严重威胁，为了适应战局发展的需要，介于第五、第九两战区作战地境之间，确有另划分一个战区的必要。因为洞庭湖西北滨湖地区及湘西、鄂西广大山区的地形

险要，利于固守；既可拱卫陪都外围，亦可伺机反攻，于是经重庆统帅部决定，将设于湘西的第六战区改组，并将长官部移至鄂西恩施，以陈诚为司令长官。

在由陈诚组建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于一九四〇年八月正式成立，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迁至汉口；直至一九四六年春武汉行辕成立，第六战区结束。我一直在长官部担任参谋工作。

历时五年多的第六战区，先后担任司令长官的有陈诚、孙连仲、孙蔚如三任；担任副司令长官的人选，升迁较大，就我记忆所及的，先后有黄琪翔、吴奇伟、郭忏、陈继承、王东原、王缙绪、周岩等；其中兼任有其他实职的，有黄琪翔（湘谷转运处处长），吴奇伟（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郭忏（参谋长），王东原（湖北省政府主席）王缙绪（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周岩（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担任过参谋长的，先是朱怀冰（后调任湖北省政府民政厅长），二任是施伯衡（后调任七十九军军长，最后一任（一九四一年夏起）是郭忏。

在战区司令长官、副长官、参谋长领导下的长官部各个部门，以及各配属单位，人事变动较大，就我记忆所及的，大致如下：

参谋处，是长官部的核心幕僚部门，处下设分管作战、情报、后勤三课（亦称一、二、三课）。曾任正副处长的人选，先后有刘云瀚、杨伯涛、戴勃、武泉远、谢士炎、康朴等；各课课长则有黄祥、高星垣、罗涛、徐世骐、王家朴等。处内设有一个办公室，先后由刘华先、严友良、肖润生等担任处参谋。此外，处下还设有一个“研究室”，是个科级的情报部门，先后由张振国、阮成章担任主任。

陈诚对参谋处正副处长人选（都是少将级）的任用非常严格，必须具有团长以上有实战经验的优秀军官，和陆军大学毕业

的学历，缺一不可。课长（上校级，还有个别少将级的），是要当过副团长以上的优秀军官担任。至于一般参谋，规定也必须是学过一年以上“养成教育”的军校和兵种学校和陆军大学参谋班毕业的，还要有一定实战经验的队职人员担任。

军务处，主管部队的教育、训练、编组、点验、人事以及长官部的印信；先后担任处长的有陈春霖（少将）、张琪（中将）吴光朝（少将）等。处下设两课，曾任课长的，有张麟书，伍文集等。

副官处（后称总务处），先后担任处长的有孙家弼（少将）、黄壮怀（中将）、刘翼峰（中将）、随兆善（少将）、蒋虎志（少将）五人。处下三课，分管管理、交际、交通和长官部一切杂务事宜；担任过课长的，先后有蒋虎志、刘景荣、皮志尹、苏子孚、马穆昭等。

卫生处，主管战区所有部队军医处的医药卫生，一直由陈立楷任少将处长。在长官部内专设有一个医务室由高光述任主任。

会计室，（后改经理室）；由徐福海任少将主任。

机要室，初期由柳克述（中将）兼主任，内设两股：一股管文书，上校股长张铨；二股管电务，上校股长张启民；以后柳克述专任战区政治部主任去了，机要室未再设主任。

高参室，主要是参与战区各项战略决策的研究和制订军事计划的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起到什么作用，只是一个因人而设的供养部门。高参都是中将或少将军衔，人数不少。曾由刘古复担任主任高参。

特务团，为长官部警卫部队，建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为配属战区长官部指挥单位，先后由邱行湘、傅锡章、徐世骥任团长；下属三个营，每营三连；还有工兵连、通讯连、迫击炮排。团部设有政治指导室、副官室、医务室。

此外，六战区配属的特种部队和其它主要机构有：

炮兵团，由孔庆桂任少将团长兼战区炮兵指挥官；工兵团，由黄德馨任少将团长兼战区工兵指挥官；通讯兵团，由王涛任少将团长兼战区通讯兵指挥官。这三团特种部队，建制都属军政部。

第六战区政治部，建制属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实际归战区司令长官直接领导；先由柳克述任中将主任，后由鲁宗敬（先为少将副主任）继任主任（中将）。

第六战区兵站总监部，建制属于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先后担任中将或少将总监的有陈步云（守锋）、白雨生、王铸民、耿幼麟、刘翼峰。在战区范围内，分设有不少的兵站分监部和兵站支部。

第六战区军法执行监部，建制属军事委员会军法总监部；先后由冯庸、徐惟烈担任军法监，设有军事监狱。

第六战区战地党政分会，建制属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战区分会由陈诚兼任主任，会内设有党务、政务二处，分由刘旭辉、王彦夫担任少将处长。分会中将委员兼秘书（对外称秘书长）袁畴代行主任职务。会下曾于一九四一年成立了一个第六战区战地党政工作总队，由刘培初任少将总队长。这个分会和党政工作总队均于一九四二年撤销。

第六战区特别党部，于一九四一年成立，直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曾由刘先云担任书记。

第六战区军官训练团，先后曾由李明灏、樊崧甫、蔡忠笏担任中将教育长；白如初担任过该团政治部少将主任。

第六战区还有一个“道路破坏班”。道路破坏班前身名为“阻塞指挥部”，指挥官由柳际明中将担任。柳际明调任军长以后，才改组为“道路破坏班”。破坏班由班主任和工兵技术人员组成。我曾在这个“班”担任工兵参谋。

不论是“道路阻塞”和“道路破坏”，都是利用湘西、鄂西

地形特点，针对日军机动性大的打击设施，各部队在工兵部队的协助和指导下，选择要点构筑阻绝工事，和毁路还田，其作用是把可资敌利用的交通线“寸寸切断，点点孤主”，使敌人寸步难行，减弱其机动能力，达到阻绝歼敌的目的。

道路破坏班成立以后，除对各部队在破坏道路作业时作技术指导外，还对各部队加强野战筑城进行必要的指导。因此，曾在恩施母猪笼地区构筑了一套示范工事，让各部队派人轮流前来参观观摩，各破坏点都设置了一套预先做好的云梯、跳板等交通辅助工具，有情况时即把这些工具暗藏起来，或寄存民间；平时即把它架设起来，便于行人和农民来往通行，设施虽然很简单，但在战时却起到了阻绝和迟滞敌人行动的作用。我就是由破坏班调到长官部参谋处当工兵参谋的。

（解云祥记录整理）

※作者现任武汉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追忆第六战区政治部

郭大风



第六战区政治部，就其驻地先后而言，可分为四个阶段：一、一九四〇年建立时的恩施西后街阶段，柳克述任主任；二、一九四一年夏迁至四川黔江凉水井阶段，主任是柳克述，后为鲁宗敬；三、一九四三年初重返恩施阶段，主任鲁宗敬；四、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迁至武汉阶段，驻汉口中山路大华饭店（即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武汉国民政府旧址——“南洋大楼”）主任鲁宗敬。这四阶段，我较熟悉。三、四阶段，则知之甚少，因为那时我已离开六战区政治部了。

一、第六战区政治部设立初期

来一九四〇年夏，陈诚重建第六战区时，遴选政治部主任，当时有柳克述、颜道鹏等四人被提名，最后决定柳克述为第六战区政治部主任。柳字剑霞，湖南长沙人，曾留学英国，战前写过一本有关土耳其问题的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国民党正倾慕凯米尔复兴土耳其的英雄业绩，加以知土耳其者不多，遂获土耳其专家之誉。一九三八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时，柳